

## 沧浪诗话 [宋]严羽

### 诗辩

#### 一

夫学诗者以识为主：入门须正，立志须高；以汉、魏、晋、盛唐为师，不作开元、天宝以下人物。若自退屈，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；由立志之不高也。行有未至，可加工力；路头一差，愈鹜愈远；由入门之不正也。故曰：学其上，仅得其中；学其中，斯为下矣。又曰：见过於师，仅堪传授；见与师齐，减师半德也。工夫须从上做下，不可从下做上。先须熟读《楚辞》，朝夕讽咏，以为之本；及读《古诗十九首》，乐府四篇，李陵、苏武、汉、魏五言皆须熟读，即以李、杜二集枕藉观之，如今人之治经，然后博取盛唐名家，酝酿胸中，久之自然悟入。虽学之不至，亦不失正路。此乃是从顶（宁页）上做起来，谓之向上一路，谓之直截根源，谓之顿门，谓之单刀直入也。

#### 二

诗之法有五：曰体制，曰格力，曰兴趣，曰音节。

#### 三

诗之品有九：曰高，曰古，曰深，曰远，曰长，曰雄浑，曰飘逸，曰悲壮，曰凄婉。其用工有三：曰起结，曰句法，曰字眼。其大概有二：曰优游不迫，曰沈着痛快。诗之极致有一，曰入神。诗而入神，至矣，尽矣，蔑以加矣！惟李、杜得之。他人得之盖寡也。

#### 四

禅家者流，乘有小大，宗有南北，道有邪正。学者须从最上乘、具正法眼，悟第一义，若小乘禅，声闻辟支果，皆非正也。论诗如论禅，汉、魏、晋与盛唐之诗，则第一义也。大历以还之诗，则小乘禅也，已落第二义矣；晚唐之诗，则声闻辟支果也。学汉、魏、晋与盛唐诗者，临济下也。学大历以还之诗者，曹洞下也。大抵禅道惟在妙悟，诗道亦在妙悟，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、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，一味妙悟而已。惟悟乃为当行，乃为本色。然悟有浅深、有分限、有透彻之悟，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。汉、魏尚矣，不假悟也。谢灵运至盛唐诸公，透彻之悟也。他虽有悟者，皆非第一义也。吾评之非僭也，辩之非妄也。天下有可废之人，无可废之言。诗道如是也。若以为不然，则是见诗之不广，参诗之不熟耳。试取汉、魏之诗而熟参之，次取晋、宋之诗而熟参之，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，次取沈、宋、王、杨、卢、骆、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，次取开元、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，次独取李、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，又取大历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，又取元和之诗而熟参之，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，又取本朝苏、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，其真是非自有

不能隐者。傥犹於此而无见焉，则是野狐外道，蒙蔽其真识，不可救药，终不悟也。

## 五

夫诗有别材，非关书也；诗有别趣，非关理也。然非多读书、多穷理，则不能极其至，所谓不涉理路、不落言筌者，上也。诗者，吟咏情性也。盛唐诸人惟在兴趣，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。故其妙处，透彻玲珑，不可凑泊，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水中之月，镜中之象，言有尽而意无穷。近代诸公，乃作奇特解会，遂以文字为诗，以才学为诗，以议论为诗。夫岂不工？终非古人之诗也。盖於一唱三歎之音，有所歉焉。且其作多务使事，不问兴致，用字必有来历，押韵必有出处，读之反覆终篇，不知着到何在。其末流甚者，叫噪怒张，殊乖忠厚之风，殆以骂詈为诗。诗而至此，可谓一厄也。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？曰：有之。吾取其合於古人者而已。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：王黄州学白乐天，杨文公、刘中山学李商隐，盛文肃学韦苏州，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，梅圣俞学唐人平澹处，至东坡、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，唐人之风变矣。山谷用工尤为深刻，其后法席盛行海内，称为江西宗派。近世赵紫芝、翁灵舒辈，独喜贾岛、姚合之诗，稍稍复就清苦之风，江湖诗人多效其体，一时自谓之唐宗；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，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！嗟乎！正法眼之无传久矣！唐诗之说未唱，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。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，则学者谓唐诗诚止於是耳，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！故予不自量度，辄定诗之宗旨，且借禅以为喻，推原汉、魏以来，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，（后舍汉、魏而独言盛唐者，谓古律之体备也）虽获罪於世之君子，不辞也。

## 诗体

### 一

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既亡，一变而为《离骚》，再变而为西汉五言，三变而为歌行杂体，四变而为沈、宋律诗。五言起於李陵、苏武（或云枚乘），七言起於汉武《柏梁》，四言起於汉楚王傅韦孟，六言起於汉司农谷永，三言起於晋夏侯湛，九言起於高贵乡公。

### 二

以时而论，则有建安体（汉末年号。曹子建父子及邺中七子之诗）、黄初体（魏年号，与建安相接，其体一也）、正始体（魏年号，嵇、阮诸公之诗）、太康体（晋年号，左思、潘岳、二张、二陆诸公之诗）、元嘉体（宋年号，颜、鲍、谢诸公之诗）、永明体（齐年号，齐诸公之诗）、齐、梁体（通两朝而言之）、南北朝体（通魏、周而言之，与齐、梁体一也）、唐初体（唐初犹袭陈、隋之体）、盛唐体（景云以后，开元、天宝诸

公之诗）、大历体（大历十才子之诗）、元和体（元、白诸公）、晚唐体、本朝体（通前后而言之）、元祐体（苏、黄、陈诸公）、江西宗派体（山谷为之宗）。

### 三

以人而论，则有苏、李体（李陵、苏武也）、曹、刘体（子建、公干也）、陶体（渊明也）、谢体（灵运也）、徐、庾体（徐陵、庾信也）、沈、宋体（佺期、之问也一）、陈拾遗体（陈子昂也）、王杨、卢、骆体（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也）、张曲江体（始兴文献公九龄也）、少陵体、太白体、高达夫体（高常侍适也）、孟浩然体、岑嘉州体（岑参也）、王右丞体（王维也）、韦苏州体（韦应物也）、韩昌黎体、柳子厚体、韦、柳体（苏州与仪曹合言之）、李长吉体、李商隐体（即西昆体也）、卢全体、白乐天体、元、白体（微之、乐天，其体一也）、杜牧之体、张籍、王建体（谓乐府之体同也）、贾浪仙体、孟东野体、杜荀鹤体、东坡体、山谷体、后山体（后山本学杜，其语似之者但数篇，他或似而不全，又其他则本其自体耳）、王荆公体（公绝句最高，其得意处，高出苏、黄、陈之上，而与唐人尚隔一关）、邵康节体、陈简齐体（陈去非与义也。亦江西之派而小异）、杨诚斋体（其初学半山、后山，最后亦学绝句於唐人。已而尽弃诸家之体，而别出机杼，盖其自序如此也）。

### 四

又有所谓选体（选诗时代不同，体制随异，今人例谓五言古诗为选体非也）、柏梁体（汉武帝与群臣共赋七言，每句用韵，后人谓此体为柏梁体）、玉台体（《玉台集》乃徐陵所序，汉、魏、六朝之诗皆有之，或者但谓织艳者为玉台体，其实则不然）、西昆体（即李商隐体，然兼温庭筠及本朝杨、刘诸公而名之也）、香奁体（韩偓之诗，皆裾裙脂粉之语，有《香奁集》）、宫体（梁简文伤於轻靡，时号宫体）。（其他体制尚或不一，然大概不出此耳）

### 五

又有古诗，有近体（即律诗也），有绝句，有杂言，有三五七言（自三言而终以七言，隋郑世翼有此诗：“秋风清，秋月明。落叶聚还散，寒鸦楼复惊。相思相见知何日，此日此夜难为情。”），有半五六言（晋傅玄《鸿雁生塞北》之篇是也），有一字至七字（唐张南史《雪月花草》等篇是也。又隋人应诏有三十字诗，凡三句七言，一句九言，不足为法故，不列於此也），有三句之歌（高祖《大风歌》是也。古《华山畿》二十五首，多三句之词，其他古

诗多如此者），有两句之歌（荆卿《易水歌》是也。又古诗有《青骢白马》《共戏乐》《女儿子》之类，皆两句之词也），有一句之歌（《汉书》“枹鼓不鸣董少年”，一句之歌也。又汉童谣“千乘万骑上北邙”，梁童谣“青丝白马寿阳来”，皆一句也），有口号（或四句，或八句），有歌行（古有鞠歌行、放歌行、长歌行、短歌行。又有单以歌名者，单行名者，不可枚述），有乐府（汉成帝定郊祀立乐府，采齐、楚、赵、魏之声以入乐府，以其音词可被於弦歌也。乐府俱被诸体，兼统众名也），有楚词（屈原以下倣楚词者，皆谓之楚词），有琴操（古有《水仙操》，辛德源所作；《别鹤操》高陵牧子所作），有谣（沈炯有《独酌谣》，王昌龄有《箜篌谣》，穆天子之传有《白云谣》也），曰吟（古词有《陇头吟》，孔明有《梁父吟》，相如有《白头吟》），曰词（《选》有汉武《秋风词》，乐府有《木兰词》），曰引（古曲有《霹雳引》《走马引》《飞龙引》），曰咏（《选》有《五君咏》，唐储光羲有《群鸿咏》），曰曲（古有《大堤曲》，梁简文有《乌栖曲》），曰篇（《选》有《名都篇》《京洛篇》《白马篇》），曰唱（魏武帝有《气出唱》），曰弄（古乐府有《江南弄》），曰长调，曰短调，有四声，有八病（四声设於周顒，八病严於沈约。八病谓平头、上尾、蜂腰、鹤膝、大韵、小韵、旁纽、正纽之辨。作诗正不必拘此，蔽法不足据也），又有以歎名者（古词有《楚妃歎》《明君歎》），以愁名者（《文选》有《四愁》，乐府有《独处愁》），以哀名者（《选》有《七哀》，少陵有《八哀》），以怨名者（古词有《寒夜怨》《玉阶怨》），以思名者（太白有《静夜思》），以乐名者（齐武帝有《估客乐》，宋臧质有《石城乐》），以别名者（子美有《无家别》《垂老别》《新婚别》）。有全篇双声叠韵者（东坡“经字韵诗”是也），有全篇字皆平声者（天随子《夏日诗》四十字皆是平。又有一句全平一句全仄者），有全篇字皆仄声者（梅圣俞《酌酒与妇饮》之诗是也），有律诗上下句双用韵者（第一句，第三五七句，押一仄韵；第二句，第四六八句，押一平韵。唐章碣有此体，不足为法，漫列於此，以备其体耳。又有四句平入之体，四句仄入之体，无关诗道今皆不取），有辘轳韵者（双出双入），有进退韵者（一进一退），有古诗一韵两用者（《文选》曹子建《美女篇》有两“难”字，谢康乐《述祖德诗》有两“人”字，后多有之），有古诗一韵三用者（《文选》任彦升《哭范仆射》诗三用“情”字也），有古诗三韵六七用者（古《焦仲卿妻诗》是也），有古诗重用二十许韵者（《焦仲卿妻诗》是也），有古诗旁取六七许韵者（韩退之“此日足可惜”篇是也。凡杂用东、冬、江、阳、庚、青六韵。欧阳公谓：退之遇宽韵则故旁入他韵，非也。此乃用古韵耳，於集韵自见之），有古诗全不押韵者（古《采莲曲》是也），有律诗至百五十韵者（少陵有古韵律

诗，白乐天亦有之，而本朝王黄州有百五十韵五言律），有律诗止三韵者（唐人有六句五言律，如李益诗“汉家今上郡，秦塞古长城。有日云常惨，无风沙自惊。当今天子圣，不战四方平”是也），有律诗彻首尾对者（少陵多此体，不可概举），有律诗彻首尾不对者（盛唐诸公有此体，如孟浩然诗：“挂席东南望，青山水国遥。轴轳争利涉，来往接风潮。问我今何适，天台访石桥。坐看霞色晚，疑是石城标。”又“水国无际”之篇，又太白“牛渚西江夜”之篇。皆文从字顺，音韵铿锵，八句皆无对偶），有后章字接前章者（曹子建《赠白马王彪》之诗是也），有四句通义者（如少陵“神女峰娟妙，昭君宅有无，曲留明怨惜，梦尽失欢娱”是也），有绝句折腰者，有八句折腰者，有拟古，有连句，有集句，有分题（古人分题，或各赋一物，如云送某人分题得某物也。或曰探题），有分韵，有用韵，有和韵，有借韵（如押七之韵，可借入微或十二齐韵是也），有协韵（《楚词》及《选》诗多用协韵），有今韵，有古韵（如退之《此日足可惜》诗用古韵也，盖《选》诗多如此），有古律（陈子昂及盛唐诸公多此体），有今律。有颌联，有颈联，有发端，有落句（结句也），有十字对（刘昫虚“沧浪千万里，日夜一孤舟”），有十字句（常建“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”等是也），有十四字对（刘长卿“江客不堪频北望，塞鸿何事又南飞”是也），有十四字句（崔颢“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”，又太白“鹦鹉西飞陇山去，芳洲之树何青青”是也），有扇对（又谓之隔句对。如郑都官“昔年其照松溪影，松折碑荒僧已无，今日还思锦城事，雪消花谢梦何如”是也。盖以第一句对第三句，第二句对第四句），有借对（孟浩然“厨人具鸡黍，稚子摘杨梅”，太白“水舂云母碓，风扫石楠花”，少陵“竹叶於人既无分，菊花从此不须开”是也），有就句对（又曰当句有对。如少陵“小院回廊春寂寂，浴鳧飞鹭晚悠悠”，李嘉祐“孤云独鸟川光暮，万里千山海气秋”是也。前辈於文亦多此体，如王勃“龙光射斗牛之墟，徐孺下陈蕃之榻”，乃就对也）。(1z)

## 六

论杂体，则有风人（上句述其语，下句释其义，如古《子夜歌》《续曲歌》之类，则多用此体），藁砧（古乐府“藁砧今何在，山上复安山；何当大刀头，破镜飞上天”，僻辞隐语也），五杂俎（见乐府），两头织织（亦见乐府），盘中（《玉台集》有此诗，苏伯玉妻作，写之盘中，屈曲成文也），回文（起於宝滔之妻，织锦以寄其夫也），反覆（举一字而诵，皆成句，无不押韵，反复成文也。李公《诗格》有此二十字诗），离合（字相折合成文，孔融“渔父屈节”之诗是也。）虽不关诗之重，轻其体制亦古，至於建除（鲍明远有《建除诗》，每句首冠以“建除平定”等字。其诗虽佳，盖鲍本工诗，非因

建除之体而佳也），字谜，人名，卦名，数名，药名，州名之诗，只成戏谑，不足法也。（又有六甲十属之类，及藏头、歇后等体，今皆削之。近世有李公《诗格》，泛而不备，惠洪《天厨禁脔》，最为误人。今此卷有旁参二书者，盖其是处不可易也）。

### 诗法

一

学诗先除五俗：一曰俗体，二曰俗意，三曰俗句，四曰俗字，五曰俗韵。

二

有语忌，有语病，语病易除，语忌难除。语病古人亦有之，惟语忌则不可有。

三

须是本色，须是当行。

四

对句好可得，结句好难得，发句好尤难得。

五

发端忌作举止，收拾贵在出场。

六

不必太着题，不必多使事。

七

押韵不必有出处，；用事不必拘来历。

八

下字贵响，造语贵圆。

九

意贵透彻，不可隔靴搔痒；语贵脱洒，不可拖泥带水。

十

最忌骨董，最忌趁贴。

十一

语忌直，意忌浅，脉忌露，味忌短，音韵忌散缓，亦忌迫切。

十二

诗难处在结裹，譬如番刀，须用北人结裹，若南人便非本色。

十三

须参活句，勿参死句。

十四

词气可颀颀，不可乖戾。

## 十五

律诗难於古诗，绝句难於八句，七言律诗难於五言律诗，五言绝句难於七言绝句。

## 十六

学诗有三节：其初不识好恶，连篇累牍，肆笔而成；既识羞愧，始生畏缩，成之极难；及其透彻，则七纵八横，信手拈来，头头是道矣。

## 十七

看诗须着金刚眼睛，庶不眩於旁门小法。（禅家有金刚眼睛之说）。

## 十八

辨家数如辨苍白，方可言诗。（荆公评文章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）。

## 十九

诗之是非不必争，试以己诗置之古人诗中，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，则真古人矣。

## 诗评

### 一

大历以前，分明别是一副言语；晚唐，分明别是一副言语；本朝诸公，分明别是一副言语。如此见，方许具一只眼。

### 二

盛唐人，有似粗而非粗处，有似拙而非拙处。

### 三

五言绝句：众唐人是一样，少陵是一样，韩退之是一样，王荆公是一样，本朝诸公是一样。

### 四

盛唐人诗，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，晚唐人诗，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，要当论其大概耳。

### 五

唐人与本朝人诗，未论工拙，直是气象不同。

### 六

唐人命题，言语亦自不同。杂古人之集而观之，不必见诗，望其题引而知其为唐人今人矣。

### 七

大历之诗，高者尚未识盛唐，下者渐入晚唐矣。晚唐之下者，亦随野狐外道鬼窟中。

### 八

或问：“唐诗何以胜我朝？”唐以诗取士，故多专门之学，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。

九

诗有词理意兴。南朝人尚词而病於理；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兴；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；汉魏之诗，词理意兴，无迹可求。

十

汉魏古诗，气象混沌，难以句摘。晋以还方有佳句，如渊明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谢灵运“池塘生春草”之类，谢所以不及陶者，康乐之诗精工、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。

十一

谢灵运之诗，无一篇不佳。

十二

黄初之后，惟阮籍《咏怀》之作，极为高古，有建安风骨。晋人舍陶渊明、阮籍嗣宗外，惟左太冲高出一时，陆士衡独在诸公之下。

十三

颜不如鲍，鲍不如谢，文中子独取颜，非也。

十四

建安之作全在气象，不可寻枝摘叶。灵运之诗，已是彻首尾成对句矣，是以不及建安也。

十五

谢朓之诗，已有全篇似唐人者，当观其集方知之。

十六

戎昱在盛唐为最下，已滥觞晚唐矣。戎昱之诗，有绝似晚唐者。权德舆之诗，却有绝似盛唐者。权德舆或有似韦苏州、刘长卿处。

十七

顾况诗多在元白之上，稍有盛唐风骨处。

十八

冷朝阳在大历才子中为最下。马戴在晚唐诸人之上。刘沧、吕温亦胜诸人。李颀不全是晚唐，间有似刘随州处。陈陶之诗，在晚唐人中，最无可观。薛逢最浅俗。

十九

大历以后，吾所深取者，李长吉、柳子厚、刘言史、权德舆、李涉、李益耳。

二十



大历后，刘梦得之绝句，张藉、王建之乐府，吾所深取耳。

二一

李、杜二公，正不当优劣。太白有一二妙处，子美不能道；子美有一二妙处，太白不能作。

二二

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，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沈郁。太白《梦游天姥吟》、《远离别》等，子美不能道；子美《北征》、《兵车行》、《垂老别》等太白不能作。论诗以李、杜为准，挟天子以令诸侯也。

二三

少陵诗法如孙、吴，太白诗法如李广。少陵如节制之师。

二四

少陵诗，宪章汉、魏，而取材於六朝；至其自得之妙，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。

二五

观太白诗者，要识真太白处。太白天才豪逸，语多卒然而成者。学者於每篇中，要识其安身立命处可也。

二六

太白发句，谓之开门见山。

二七

李、杜数公，如金鷄擘海，香象渡河，下视郊、岛辈，直虫吟草间耳。

二八

人言太白仙才，长吉鬼才，不然，太白天仙之词，长吉鬼仙之词耳。

二九

玉川之恠，长吉之瑰诡，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。

三十

高岑之诗悲壮，读之使人感慨；孟郊之诗刻苦，读之使人不欢。

三一

《楚词》，惟屈、宋诸篇当读之外，惟贾谊《怀长沙》、淮南王《招隐》、严夫子《哀时命》宜熟读，此外亦不必也。

三二

《九章》不如《九歌》，《九歌》《哀郢》尤妙。

三十三

前辈谓《大招》胜《招魂》。不然。

三四

读《骚》之久，方识真味；须歌之抑扬，涕洟满襟，然后为识《离骚》。否则如夏釜撞甕耳。

### 三五

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，退之、李观，皆所不及。若皮日休《九讽》，不足为骚。

### 三六

韩退之《琴操》极高古，正是本色，非唐贤所及。

### 三七

释皎然之诗，在唐诸僧之上，唐诗僧有法震、法照、无可、护国、灵一、清江、无本、齐己、贯休也。

### 三八

集句唯荆公最长，《胡笳十八拍》混然天成，绝无痕迹，如蔡文姬肺肝间流出。

### 三九

拟古惟江文通最长，拟渊明似渊明，拟康乐似康乐，拟左思似左思，拟郭璞似郭璞，独拟李都尉一首，不似西汉耳。

### 四十

虽谢康乐拟邺中诸子之诗，亦气象不类。至於刘玄休《拟行行重行行》等篇，鲍明远《代君子有所思》之作，仍是其自体耳。

### 四一

和韵最害人诗。古人酬唱不次韵，此风始盛於元白、皮陆，本朝诸贤，乃以此而鬪工，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。

### 四二

孟郊之诗，憔悴枯槁，其气局促不伸，退之许之如此，何耶？诗道本正大，孟郊自为之艰阻耳。

### 四三

孟浩然之诗，讽咏之久，有金石宫商之声。

### 四四

唐人七言律诗，当以崔灏《黄鹤楼》为第一。

### 四五

唐人好诗，多是征戍、迁谪、行旅、离别之作，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。

### 四六

苏子卿诗：“幸有弦歌曲，可以喻中怀。请为游子吟，泠泠一何悲！丝竹厉清声，慷慨有余哀。长歌正激烈，中心怆以摧。欲展清商曲，念子不能归。

”今人观之，必以为一篇重複之甚，岂特如《兰亭》“丝竹管弦”之语耶。古诗正不当以此论之也。

#### 四七

《十九首》：“青青河畔草，郁郁园中柳。盈盈楼上女，皎皎当窗牖。娥娥红粉粧，纤纤出素手。”一连六句，皆用叠字，今人必以为句法重复之甚，古诗正不当以此论之也。

#### 四八

任昉《哭范仆射诗》，一首中凡两用生字韵，三用情字韵。“夫子值狂生”，“千龄万恨生”，犹是两义。“犹我故人情”，“生死一交情”，“欲以遣离情”，三情字皆用一意。《天厨禁裔》谓：平韵可重押，若或平或仄，则不可。彼但以《八仙歌》言之耳。何见之陋邪？诗话谓：东坡两“耳”韵，两“耳”义不同，故可重押。要之亦非也。

#### 四九

刘公干《赠五官中郎将》诗：“昔我从元后，整驾至南乡。过彼丰沛都，与君共翱翔。”元后，盖指曹操也。至南乡，谓伐刘表之时。丰沛都，喻操谯郡也。王仲宣《从军诗》云：“筹策运帷幄，一由我圣君。”圣君亦指曹操也。又曰：“窃慕负鼎翁，愿厉朽钝姿。”是欲效伊尹负鼎干汤以伐桀也。是时，汉帝尚存，而二子之言如此，一曰元后，二曰圣君，正与荀彧比曹操为高光同科。或以公干平视美人为不屈，是未为知人之论。《春秋》诛心之法，二子其何逃？

#### 五十

古人赠答，多相勉之词。苏子卿云：“愿君崇令德，随时爱景光。”李少卿云：“努力崇明德，皓首以为期。”刘公干云：“勉哉修令德，北面自宠珍。”杜子美云：“君若登台辅，临危莫爱身。”往往是此意。有如高达夫赠王彻云：“吾知十年后，季子多黄金。”金多何足道，又甚於以名位期人者。此达夫偶然漏逗处也。

#### 考证

##### 一

少陵与太白独厚於诸公，诗中凡言太白十四处，至谓“世人皆欲杀，吾意独怜才”；“醉眠秋共被，携手日同行”；“三夜频梦君，情亲见君意”：其情好可想，《遁斋闲览》谓二人名既相逼，不能无相忌，是以庸俗之见，而度贤哲之心也。予故不得不辨。

##### 二

《古诗十九首》，非止一人之诗也。《行行重行行》，乐府以为枚乘之作

，则其他可知矣。

### 三

《古诗十九首》，《行行重行行》，《玉台》作两首，自“越鸟巢南枝”以下，为一首，当以《选》为正。

### 四

《文选》长歌行，只有一首《青青园中葵》者。郭茂倩《乐府》有两篇，次一首乃《仙人骑白鹿》者。《仙人骑白鹿》之篇，予疑此词“岌岌山上亭”以下，其义不同，当又别是一首，郭茂倩不能辨也。

### 五

《文选》《饮马长城窟》古词，无人名，《玉台》以为蔡邕作。

### 六

古词之不可读者，莫如《巾舞歌》，文义漫不可解，又古《将进酒》《芳树》《石留》《豫章行》等篇，皆使人读之茫然。又《朱鹭》《稚子班》《艾如张》《思悲翁》《上之回》等，只二三句可解。岂非岁久文字舛讹而然耶？

### 七

《木兰歌》“促织何唧唧”，《文苑英华》作“唧唧何切切”，又作“历历”；《乐府》作“唧唧复唧唧”，又作“促织何唧唧”。当从《乐府》也。

### 八

“愿驰千里足”，郭茂倩《乐府》作“愿借明駟千里足”，《酉阳杂俎》作“愿驰千里明駟足”。《渔隐》不考，妄为之辨。

### 九

《木兰歌》最古，然“朔气传金柝，寒光照铁衣”之类，已似太白，必非汉魏人诗也。

### 十

《木兰歌》，《文苑英华》直作韦元甫名字，郭茂倩《乐府》有两篇，其后篇乃元甫所作也。

### 十一

班婕妤《怨歌行》，文选直作班姬之名，《乐府》以为颜延年作。

### 十二

孔明《梁父吟》：“步出齐东门，遥望荡阴里。”《乐府解题》作“遥望阴阳里”。青州有阴阳里。“田疆古冶子”，《解题》作“田疆固野子”。

### 十三

南北朝人，惟张正见诗最多，而最无足省发，所谓“虽多亦奚以为”。

### 十四

《西清诗话》载：晁文元家所藏陶诗，有《问来使》一篇，云：“尔从山中来，早晚发天目。我屋南山下，今生几藜菊。蔷薇叶已抽，秋兰气当馥。归去来山中，山中酒应熟。”予谓此篇诚佳，然其体制气象，与渊明不类，得非太白逸诗，后人谩取以入陶集尔。

#### 十五

《文苑英华》有太白《代寄翁参枢先辈》七言律一首，乃晚唐之下者。又有五言律三首：其一，《送客归吴》；其二，《送友生游峡中》；其三，《送袁明甫任长江》，集本皆无之。其家数在大历、贞元间，亦非太白之作。又有五言《雨后望月》一首，《对雨》一首，《望夫石》一首，《冬月归旧山》一首，皆晚唐之语。又有“秦楼出佳丽”四句，亦不类太白，皆是后人假名也。

#### 十六

《文苑英华》有送《史司马赴崔相公幕》一首云：“峥嵘丞相府，清切凤凰池。羨尔瑶台鹤，高楼琼树枝。归飞晴日好，吟弄惠风吹。正有乘轩乐，初当学舞时。珍禽在罗网，微命若游丝。愿托周周羽，相衔汉水湄。”此或太白之逸诗也。不然，亦是盛唐人之作。

#### 十七

《太白集》中《少年行》，只有数句类太白，其他皆浅近浮俗，决非太白所作，必误入也。

#### 十八

“酒渴爱江清”一诗，《文苑英华》作“畅当”，而黄伯思注《杜集》，编作少陵诗，非也。

#### 十九

“迎旦东风骑蹇驴”绝句，决非盛唐人气象，只似白乐天言语。今世俗图画以为少陵诗，渔隐亦辨其非矣；而黄伯思编入《杜集》，非也。

#### 二十

少陵有《避地》逸诗一首云：“避地岁时晚，窜身筋骨劳。诗书遂墙壁，奴仆且旌旄。行在仅闻信，此生随所遭。神尧旧天下，会见出腥臊。”题下公自注云：“至德三载丁酉作”，此则真少陵语也。今书市集本，并不见有。

#### 二一

旧蜀本杜诗，并无注释，虽编年而不分古近二体，其间略有公自注而已。今豫章库本，以为翻镇江蜀本，虽分杂注，又分古律，其编年亦且不同。近宝庆间，南海漕台开杜集，亦以为蜀本，虽删去假坡之注，亦有王原叔以下九家，而赵注比他本最详，皆非旧蜀本也。

#### 二二

《杜集》注中“坡曰”者，皆是托名假伪，渔隐虽尝辨之，而人尚疑者，盖无至当之说，以指其伪也。今举一端，将不辨而自明矣。如“楚岫八峰翠”，注云：“景差《兰亭春望》：‘千峰楚岫碧，万木郢城阴。’且五言始於李陵、苏武，或云枚乘。汉以前五言古诗尚未有之，宁有战国时已有五言律句耶？观此可以一笑而悟矣。虽然，亦幸而有此漏逗也。”

### 二三

杜注中“师曰”者，亦“坡曰”之类，但其间半伪半真，尤为舛乱惑人。此深可歎，然具眼者自默识之耳。

### 二四

崔灏《渭城少年行》，《百家选》作两首，自“秦川”已下别为一首。郭茂倩《乐府》止作一首，《文苑英华》亦止作一首，当从《乐府》、《英华》为是矣。

### 二五

玉川子“天下薄夫苦耽酒”之诗，荆公《百家诗选》止作一篇，本集自“天上白日悠悠悬”以下，别为一首，尝从荆公为是。

### 二十六

太白诗：“斗酒渭城边，垆头耐醉眠。”乃岑参之诗，误入。

### 二七

太白《塞上曲》“骕马新跨紫玉鞍”者，乃王昌龄之诗，亦误入。昌龄本有二篇，前篇乃“秦时明月汉时关”也。

### 二八

孟浩然有《赠孟郊》一首。按东野乃贞元、元和间人，而浩然终於开元二十八年，时代悬远，其诗亦不似浩然，必误入。

### 二九

杜诗：“五云高太甲，六月旷搏扶。”太甲之义殆不可晓，得非高太乙耶？乙与甲盖亦相近，以星对风，亦从其类也。至於“杳杳东山携汉妓”，亦无义理，疑是“携妓去”。盖子美每於绝句，喜对偶耳。臆度如此，更俟宏识。

### 三十

王荆公《百家诗选》，盖本於唐人《英灵》、《间气集》。其初，明皇、德宗、薛稷、刘希夷、韦述之诗，无少增损，次序亦同。孟浩然止增其数。储光羲后，方是荆公自去取。前卷读之尽佳，非其选择之精，盖盛唐人诗无可观者。至於大历已后，其去取深不满人意。况唐人如沈、宋、王、杨、卢、骆、陈拾遗、张燕公，张曲江、贾至、王维、独古及、韦应物、孙逖、祖咏、刘昫、綦毋潜、刘长卿、李长吉诸公，皆大名家，一一李、杜、韩、柳以家

有其集，故不载，一一而此集无之。荆公当时所选，当据宋次道之所有耳。其序乃言“观唐诗者观此足矣”，岂不诬哉！今人但以荆公所选，敛衽而莫敢议，可歎也。

### 三一

荆公有一家但取一二首，而不可读者。如曹唐二首，其一首云：“少年风流好丈夫，大家望拜汉金吾。闲眠晓日听啼鸪，笑倚春风仗辘轳。深院吹笙从汉婢，静街调马任夷奴。牡丹花下钩帘畔，独倚红肌捋虎鬚。”此不足以书屏障，可以与闾巷小人文背之词。又《买剑》一首云：“青天露拔云霓泣，黑地潜惊鬼魅愁。”但可与师巫念诵耳。

### 三十二

予尝见《方子通墓志》：“唐诗有八百家，子通所藏有五百家。”今则世不见有，惜哉！

### 三三

柳子厚“渔翁夜傍西巖宿”之诗，东坡删去后二句，使子厚复生，亦必心服。谢朓“洞庭张乐地，潇湘帝子游。云去苍梧野，水还江汉流。停骖我怅望，辍棹子夷犹。广平听方籍，茂陵将见求。心事俱已矣，江上徒离忧。”子谓“广平听方籍，茂陵将见求”一联删去，只用八句，方为浑然，不知识者以为何如。

### 附录：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

仆之《诗辨》，乃断千百年公案，诚惊世绝俗之谈，至当归一之论。其间说江西诗病，真取心肝刽子手。以禅喻诗，莫此亲切，是自家实证实悟者，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，即非傍人篱壁、拾人涕唾得来者。李杜复生，不易吾言矣。而吾叔靳靳疑之，况他人乎？所见难合固如此，深可歎也！

吾叔谓：说禅非文人儒者之言。本意但欲说得诗透彻，初无意於为文，其合文人儒者之言与否，不问也。

高意又使回护，毋直致褒贬。仆意谓：辨白是非、定其宗旨，正当明目张胆而言，使其词说沉着痛快，深切着明，显然易见；所谓不直则道不见，虽得罪於世之君子，不辞也。吾叔《诗说》，其文虽胜，然只是说诗之源流，世变之高下耳。虽取盛唐，而无的然使人知所趋向处。其间异户同门之说，乃一篇之要领，然晚唐本朝，谓其如此，可也；谓唐初以来至大历之异户同门，已不可矣；至於汉、魏、晋、宋、齐、梁之诗，其品第相去，高下悬绝，乃混而称之，谓锱铢而较，实有不同处，大率异户而同门，岂其然乎？

又谓：韩柳不得为盛唐，犹未落晚唐。以其时则可矣。韩退之固当别论；若柳子厚五言古诗，尚在韦苏州之上，岂元、白同时诸公所可望耶？高见如

此，毋怪来书有甚不喜分诸体制之说，吾叔诚於此未瞭然也。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，然后不为旁门所惑。今人作诗，差入门户者，正以体制莫辨也。世之技艺，犹各有家数。市缣帛者，必分道地，然后知优劣，况文章乎？仆於作诗，不敢自负，至识则自谓有一日之长，於古今体制，若辨苍素，甚者望而知之。来书又谓：忽被人捉破发问，何以答之？仆正欲人发问而不可得者，不遇盘根，安别利器；吾叔试以数十篇诗，隐其姓名，举以相试，为能别得体制否？惟辨之未精，故所作或杂而不纯。今观盛唐集中，尚有一二本朝立作处，毋乃坐是而然耶？

又谓：盛唐之诗，雄深雅健。仆谓此四字，但可评文，於诗则用“健”字不得。不若《诗辨》雄浑悲壮之语，为得诗之体也。毫釐之差，不可不辨。坡、谷诸公之诗，如米元章之字，虽笔力劲健，终有子路事夫子时气象。盛唐诸公之诗，如颜鲁公书，既笔力雄壮，又气象浑厚，其不同如此。只此一字，便见吾叔脚根未点地处也。

所论屈原《离骚》，则深得之，实前辈之所未发；此一段文亦甚佳。大概论武帝以前皆好，无可议者；但李陵之诗，非虏中感故人还汉而作，恐未深考。故东坡亦惑江汉之语，疑非少卿之诗，而不考其胡中也。

妙喜（是径山名僧宗杲也）自谓参禅精子，仆亦自谓参诗精子。尝谒李友山论古今人诗，见仆辨析毫芒，每相激赏，因谓之曰：“吾论诗，若那吒太子析骨还父，析肉还母。”友山深以为然。当时临川相会匆匆，所惜多顺情放过，盖倾盖执手，无暇引惹，恐未能卒竟辨也。鄙见若此，若不以为然，却愿有以相复。幸甚！（旧注：按他本，沧浪《答吴宝义手书》。吴陵，字景仙，表书行，有诗名。）